

標註

傳習錄

上

傳習錄目錄

上卷

案通行刻本有楊荊山小引焦瑯瑯序張可大許有聲跋
並述刊行重刻之由而於本文無所繫焉若楊氏雖曰得
緒山原本未見其必然也故今皆不載然數子之有功於
此書固不為少則非忍吝之但為讀者省其煩耳通本具
在就而求之可也

徐日仁所錄凡一十四條

序一篇跋一篇

陸原靜所錄凡八十條

薛尚謙所錄凡三十五條



合一百二十九條案主譜門人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一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於虔是也

中卷

答人論學書 通本作答顧東橋

答周道通書 通本作啓問道通

答陸原靜書

又

答歐陽崇一書

答羅整菴少宰書

答聶文蔚書

又

以上八篇本南元善錄為傳習下卷者而緒山因加損之

詳見小序今據一本合下二篇以為中卷

示第立志說 全書所載之傳習錄及通行之印本俱無此

條今從一本增之

訓蒙大意 附 教約

以上二篇一本連前八篇為南元善錄然而緒山所抄後

人所益未可知也楊氏序日益以先生所嘗詠學詩與誨

語之切要者所謂切要者指詠學詩後所載示徐曰仁應

試及諭俗四條與客坐私祝共三篇耳而此一篇亦其所

益乎亦未可知也。俟異日得原本。○或曰二篇當移之附卷予亦以為然而以印刻既成不及改之。

下卷

陳九川所輯凡一百一十五條。其二十一條所自手記十五條黃以方所錄十六條黃修易所錄六十八條黃省曾所錄合若干條九川輯焉。緒山跋焉。所謂續錄者也。案要書省曾錄中分何廷仁條以下五十一條以為緒山所錄。其以他友皆字緒山獨名也。理或然也。然此錄考定成於緒山之手則其自改之亦不可知也。其餘文字條數有小異同。○今亦據一本合下二篇以為下卷。

補遺二十八條曾才漢所錄緒山序之序文通本載在編尾。今從一本移之編首。

晚年定論 朱子書凡二十四通吳子語一條先生序焉袁慶麟跋焉一本不載此篇今據緒山小引從通本。

附卷

大學問 是師門之教典緒山受而錄之有序及跋此篇本出續集今取以為附卷之首。大學古本序出文錄今亦取而附之於篇端。

示徐曰仁應試

諭俗四條

客坐私祝

以上三篇荆山既增刻焉今從之但詠學詩一卷則似不
得抄出之旨故今不取也其欲覽之者求之通本可也

畧年譜 謹案先生之德之業表著於天下顯明於萬世而
與日月同懸者固既昭昭矣是以當世之人得徧觀而盡
識之則其教誨論說莫不聽而化之也今也世遠地隔不
復有觀感而興起則其纔見遺言於傳習文錄之間者或
主先入或挾勝心不能專心平意以從事於先生之訓矣
亦可哀也已今欲觀其德業於千里數百年之外則緒山
之年譜久菴之行狀及明史所載以至諸子之雜錄歷歷
可見矣 皇明獻徵錄皇明從信錄吾學編名賢集之類不
勝枚舉如皇明通紀雖譏先生為異端而於其德

業又不能敢置齒牙於其間則所謂
與日月同懸者固非過譽可知矣

而予每恨我

邦未有梓行之者不及人見而徧知之矣而其最明白者不
若年譜繫日月紀事實之審詳也故李卓吾文選陳龍正
要書皆必擇諸是也而尚未能精故今別畧出而附刻之
使凡讀此錄者皆先觀先生之德業與日月同懸者而知
其教誨論說為孔孟之正宗以無疑於格物致知之功知
行合一之實云爾

日本正德二年壬辰九月盡 平安三輪希賢善藏誌

論語學而曾子曰傳不習乎朱子集注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已
題下舊本有門人徐愛撰五字者非題序之法且據序尾有徐愛序字今刊去之蓋由全書輯記曰序
數篇而各書某換誤耳

陽明先生傳年譜詳也今附錄
之明第九主憲宗純帝成化八
年生當我 人皇百四代後十

傳習錄序

御門文明四年○明世宗肅帝
嘉靖七年卒當我 人皇百六
代後奈良院享祿元年至正德
二年壬辰得一百八十五年○
皇明通紀為嘉靖八年五十八
歲卒者相 聖賢像贊七十一亦誤
陽明全書有傳習錄文錄別錄
外集續編年譜世德紀總計一
十八卷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
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
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
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
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
即吾言已為贅疣若遂守為成訓他日誤已
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語陽貨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註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為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注默識心通觸處洞然

傳習錄
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為少於顏子

論語陽貨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註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為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注默識心通觸處洞然

離群索居 出禮記檀弓注索散也○詩大雅文王篇曰儀刑文王注儀象刑法

對越詩經清廟對越在天注越入乎耳一荀子勸學篇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是足以美七尺之

之終日言不為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

此於首篇 首篇疑篇首誤

徐愛字白仁餘姚人文成王公之妹婿也性最警敏聞言即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公至不能答每令愛分接之或得所欲而去竟以疾終年三十有上實王門顏子也詳出兩浙名賢集

案年譜正德十三年八月門人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祭曰仁文二見文錄

傳習錄

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傳習錄卷之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課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

舊本大學 出禮記第四十二卷鄭玄注之至宋二程及朱子並有改定而親民字明道先生從舊本伊川始改新字朱子從之陽明先生嘗著大學旁訓今不傳其大學問一篇載之續集今抄出之附卷

參伍 易係辭本義曰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總者總而掌之一低一昂之謂也邊幅 漢馬援傳曰修飾邊幅注謂若布帛修飾其邊幅

少時一事見行狀及年譜○文錄第四別湛甘泉序曰其幼不問學陷溺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而始乃訟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晚年定論序亦言之

居夷三載 年譜武宗正德元年先生三十五歲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丞二年三十七歲至龍場驛至五年三十九歲陞廬陵知縣共三年也事並散在文錄中

精一之功 謂書經惟精惟一之功夫字義詳於錄中

超入聖域 案中庸章句鄭氏

曰聖人能知聖人然則聖人其竟不可以知之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親炙之乎徐氏是言其亦有

有所親炙而興起者與十餘年來 案年譜正德二年先生三十六歲因將赴龍場愛納賢北面奮然有志于學二十三年先生四十七歲徐氏卒是中間十有二年也

馨歎 字彙馨歎之聲輕曰馨重曰歎

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多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

猶未聞其馨歎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

親民 伊川先生曰親當作新而朱子從之或問曰親民云者

以文義推之則無理然明道既從古本何必無理也而孔孟論治平之道無非親之之事而其引證亦不一而足今舉其二二明白者明之○易比大象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樂記曰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朱子之徒亦有言之者書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蔡沈注曰以其親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可親而不可疎也

傳習錄 卷一
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不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

孟子盡心上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親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論語憲問篇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子大學章句曰志有定向或問曰能知所正則方寸之

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

問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朱子語類第十四子升問章句或問語似不同也。朱子曰只一般義外。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義外也非內也。

盡夫天理之極云云此句出朱子章句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是等言皆陸象山語

孝的的俗語辭底同通訓何等亦似孝字

文錄第五書諸陽卷曰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良知而可足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心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是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

傳習錄

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反先生曰於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

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

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為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溫清定省 禮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朝省
如何不講求 下文載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 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云云 又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云云 以上兩說若與西所論異但以求理於事物之間為講求者外求者也故曰如何講求許多如所謂有頭腦就此心去入欲存天理上講求者即是克己之功而博文約禮之實也故曰如何不講求是各有所指所謂因症藥所

以不同也

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入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

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

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

怎生 字彙怎音津俗語辭猶何也小學章句曰甚生猶怎生洛中語也

如事親 大學或問程子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學問 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

毫釐一易緯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

精一一書大禹謨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扮字彙通惠切班去聲打扮班扮○正字通俗以製飾為打扮演劇者飾其面謂之扮戲

○朱文公錯會格物之訓以知先行後為學術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書詳之

○案年譜先生三十八歲始論知行合一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

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回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觀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卒貴陽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宗賢惟一黃宗賢顧惟賢並王子門人

字彙徐汝也恁音賃如此也

陽明子曰人若尋常好惡說亦有至聖聖文惟是好也惡是其好是此發其心自來快且當老儀儂若大學是就人己好惡去切而身文指示人以好善惡惡誠為其好而正是形容一誠字今為又於好字字上注為許意思是却未深有執

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

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祇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

指為月之為者人多有為一字一
句詞帶教廷後錯解聖經者正
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
長聖為慈固多物礙亦便有
多物多又更詳

君子之於善也必知行合一矣
夫於為善也必知行合一矣
而孝弟為善而不行必不
令其誠小人若知為善而不行
必君子之孝弟是以君子而足
情少而孝弟也

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
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
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
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
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
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
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
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

緊 字彙音謹急也 續韻堅彊
也 甚麼 祖庭事死曰甚麼問辭
也 立言宗旨 下卷十四版曰問
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
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
作兩件故一念發動雖是不善
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
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
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

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
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
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
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
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
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
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
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

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
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
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我立言宗
旨○又六十八版曰諸君要識
我立言宗旨云云可參考

情 字彙情懂心亂自

說箇知 據上下之文當作一
箇知

這箇 這本音彙字彙王冕曰
凡稱此箇為者箇俗多改用這
字○祖庭事苑二曰這裏這當
作者指事之辭也又篇韻詁彙
二音唯禪錄作之也切皆必襲
所致

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
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其嘗說知是行的
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
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
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
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
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
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

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
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摩影
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
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
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
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然後能行我如
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
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

鑿空 前漢張騫傳西北國始
通於漢然騫鑿空師古曰空孔
也猶言始鑿其孔空也
杜撰 俗語辭○又野客叢書
曰杜默為詩不合律故言其事不
合格者為杜撰

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
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
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
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
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
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
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

論語雍也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亦可以弗誦矣○孟子者
盡心篇首章也○子夏孟子公
孫丑上孟施舍似曾子注曰子
夏篤信聖人曾子求諸已

不得於心一 中卷答羅整庵書
曰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
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
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
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
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
之說似亦見得太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
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
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
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篤信固亦是然不
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
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

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而况其
出於孔子者乎
精一博約說見下文十三四版

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
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
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
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
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
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殊壽
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
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

○盡心說詳見中卷答人論學
書

惟天下之至誠 中庸之文

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
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
生日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
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
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
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
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
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一此便是聖賢之別

脩身俟命 案是語非聖人分
上事孟子盡心上堯舜性之也
湯武身之也集注云堯舜天理
渾然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体
道以復其性○又下篇堯舜性
也湯武反之也注不假脩為聖
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
而至於聖人也○下文又曰君
子行法以俟命已矣注法由是
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
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
復其性也朱子所註皆如是而
此獨以脩身俟命為聖人分上事者恐偶然耳

至於死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
善不可以窮通死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
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死
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
天為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
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
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
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

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
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
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
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
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是事親便是
一物意在於事君即是事君便是一物意在
於仁民愛物即是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
於視聽言動即是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

孟子語出離婁上又書曰格其
非心○格物字義 中卷卷八入
論學書語言之○案近思錄劉
安禮問御史明道先生曰正已
以格物是亦以為正物之義

孟子公孫丑上曰所以謂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
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云○又盡心上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云○又下曰人
能充無欲害入之心而仁不可
勝用也

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
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識
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太人格君心之格是
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
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
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
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
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
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
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克其惻隱之心而
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
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
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克塞流行便是
致其知致則意識

和文錄八博約說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体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章而成章措之於身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及吾心之天理焉耳矣升降周旋厚薄之間而求及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及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及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及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目焉非他也求及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及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及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

散於事而万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云云孟子離婁下曰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也

道心常為一語出於中庸序朱子亦嘗以入心為入欲然非本說載朱書節要而李退溪論之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

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

申文定曰念道心但就己發上言
心一而由其發于私者謂之心
心字全是我但為私而難於外物以
引志于私攻取以誘之而墮于惡
將欲則過之而難為功已放則挽
而難為力何者多由其發于私理
謂之道心之固是私流但難明
而為私是神清氣定之為愛
其機或動于物之交接之時而莫
覺其隱操之則存誠則隱滅
何其微也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隋人門人
私謚曰文中子此卷四十一版
亦論之○韓退之名愈唐人謚
文公○近思觀聖賢明道先生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
言○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

擬經 仲淹嘗依倣六經以著
之今其遺編不可見而中說中
載其規模大畧○朱子文集六
十七卷有王氏續經說讚其好
名好高欲遠自天然其說曰退
之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
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
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
朱子之意亦可以見

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
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
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
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
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
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
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全皆有私心之心者今人見此語於我
心若有私心則道心是正私心是惡道
心是正私心是惡私心是惡則人心也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

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

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其愛問何
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
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
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
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
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
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

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
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
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

謹 字彙乃文切爭也悲呼也

○又多言也

六經 和文錄七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其說明詳又示弟立志說述考於古訓之意尤深切當並考

○易之六書伏羲所畫之卦總六十四也卦下辭文王所繫彖辭者也爻下辭周公所繫所謂爻辭者也

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夏謂之連山殷謂之歸藏周謂之周易

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謔謔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

○孔安國古文尚書序曰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不遂乃定禮樂前曰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脩春秋譜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陶虞以下訖于周文夷頌亂前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以垂世立教云云

九丘一古文尚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哇 字彙非正典也

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主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

今之禮記程朱共有此論

所謂史記孔子世家云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始皇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史官非秦紀及詩書百家語皆焚之而不取者醫藥卜筮種樹書

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文不合焚六經若

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悖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

文盛 此段意思 中卷答人論 論字書中教本塞源論說得詳

歌後 綱目唐昭宗乾寧元年
鄭祭好誣語多作歌後詩譏嘲
時事○案歌後不終語言使入
察之也
謎 字彙隱語也

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
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
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
著述者有以啟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
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
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歌後謎語矣聖
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
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

如書弒君 此段議論下條所
謂存其戒則其事以杜奸之說
下句道及
○文成公嘗作五經憶說而今
亡矣其幸存者數條全書續篇
載之可以類推

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
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
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
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
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
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
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
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

子欲無言

出論語陽貨篇

仲尼之門

出孟子惠王篇

嘗言_レ之_レ或_レ因_レ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_レ之_レ言語故曰子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入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道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孔子 出衛、吳、公篇。○孟子出
尽心下篇

○五伯 孟子告子下集注五
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
又丁氏曰夏昆五商大彭豷韋
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
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_レ史之關
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
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
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
文後儒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
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

龐 字彙音籠充實也

三墳 墳大也孔安國古文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堯黃之世其事闊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且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註祖述者遠守其道憲章近守其法○今案堯舜之治不宜於今故祖述其道而不由其法也文武之法則當今所用故憲章之也

周公 孟子離婁下曰周公思兼三王——集註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時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

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

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主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案伊川先生春秋傳序云：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云是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者，以開後世霸功之心。如孔孟無此議論，伊川蓋憂世之切而不覺其抑揚之甚過耳。

朱子曰：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自有可為其謂此固其可約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又有許大本領，則及於此，未都他好物，故在聖人以為事業。眾人沒那中，欲往處，他禮樂制度及此，以為此，其器具空塞，故端轉是教，其為

徒非固也。事也。因經聖人之筆，則也。君則也。伊川謂其論異，孔子曰：其義，故必以竊取之。大義明而存乎其間，必以事以五經為史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陳希真曰：易為涉事，史為攝史。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為戒者，

汝志按：王子嘗問心外為理，心外無事。此是得詳事。此事必有非止善惡混雜為而非。送心上出，事必王子即謂事。非送心上出，事必王子即謂事。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為戒者，

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書也。商榷晉文。其文也。史也。而若其為史，其為史。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為戒者，

案上章論春秋說及仲尼之徒無言桓文之事者是孔門之家法等語皆當證存戒削事以杜奸之意

先儒 朱文公詩經集傳序曰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又論語為政詩三百注云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放鄭聲 出衛靈公篇

朱文公詩集傳有言曰說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今案詩之為教諷誦絃歌之間使人生好善惡惡之心以為勸懲之本如今鄭衛之類其將使人不歌謠之邪人將何所聞以懲創其逸志其果使人歌謠之邪孔子有明戒且未聞古人因張淫樂以懲創人之逸志者是實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

辭者也且朱序曰善之不足以為教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然而變風中善惡之不足以為教戒者固不可勝數案之可也

鄭聲亂雅樂 出陽貨篇

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 出詩經大序及禮記樂記

奏之 朱子詩經序曰昔周盛

一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云

移風易俗 出樂記及孝經

漢高帝以上論刑述諸條 泗見孔子心筆實前賢所 未幾程朱生當亦心屈

孟子公孫丑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

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年譜正德八年十二月先生四十一歲下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敘曰愛因旧說云如說之如通本誤作始今據全書改之

傳習錄 卷上 三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全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

此一段本與上文列書今案徐氏所編傳習錄者至此止焉是其疎文耳故據例低書之

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凡十四條

陸澄字元靜又作原靜一字清伯是以下元靜所錄

案此卷六十九版薛侃錄梁白一
字問答與此同而比之益詳當
并考

所謂逐物——陸象山集多言
之程朱亦嘗有此言

結聖胎 言精神凝聚處猶下
聖種五車韻瑞引東軒錄云養
聖胎○又仁王經聖胎長養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
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
生日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
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
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能不恣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
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

美大一孟子盡心下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盡心上存其心養其性○公孫丑上知皆擴而充之○日間工夫一是乃克己之實功非惟可施之靜坐讀書而已○用所為當皆如此矣然其謂覺爾看書則看書者蓋就情心生者言之耳人精力有限不知所以養之而貪看文字以致病者又非此類○案近思錄問目恐尖物此事不得放過曰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入也何畏之有是其意雖不同其用功處實無異亦可以為良法矣▲處朋友一第三卷九版大凡朋友條同二十五版凡朋友條說朋友交道親切著明并案交盡

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傷曰此方是尋著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

可以為良法矣▲處朋友一第三卷九版大凡朋友條同二十五版凡朋友條說朋友交道親切著明并案交盡

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此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畱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

○寫真一真肖像也寫真傳神圖寫肖像以傳神彩也

摹倣象山集要第五曰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摹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恐亦是此意與書見集要第一卷

問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騰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

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

錄

近思道休伊川先生曰冲漠無
朕万象森然已具字彙冲虛也
老子太盈若虛虛作冲。朕字
彙幾微萌兆謂之朕

孟盡心上云堯舜之知而不徧
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而不徧
愛人急親賢也。論語子張曰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
歸焉。孟子離婁下文王視民
如傷望道而未見之集注而讀為
如古字通用然王子所說恐讀如字

案原靜工夫每好靜故先生教
以事上磨第一卷答原靜書可
以見而事上磨固先生之家法

靜亦定動亦定明道先生定性
書語
論語憲問篇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年

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箇明
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
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
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
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
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
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

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
惡無盡使桀紂未成惡寧止此乎使善有
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
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
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
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

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
 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
 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
 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
 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
 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
 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
 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

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
 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
 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
 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
 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
 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
 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

竹節音師韻海云籊器也

格致之功也中庸者格之
知

約禮之功也及畔道滅義
之格也此格乃中庸而中庸
也至善也道也格也太
長也

漆雕開語見公冶長篇子路及
曾點語見先進篇

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
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
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
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
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
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

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
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

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
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

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

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
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

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卻似要的事聖人卻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著一邊能此未必能被會點這意思

此論論語先進卒章。下卷二十九版亦論曾點可並案。要字彙沙雅反音沙戲要。意必。子罕篇云子絕四莫意莫必莫固莫我。

素其位至自得矣中庸語。汝器出公治長。不器出為政。成章公治長篇曰吾黨之小子斐然成章。

卻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

盈科而進。孟子離婁下注科坎也。仙家。

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
 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
 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
 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
 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
 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儘不明格物之
 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

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
 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
 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
 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
 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忌栽培之
 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
 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

案讀書之法於是更以下卷第十
 十版九川問此工夫條同二十
 一版問讀書條及二十七版一
 友問讀書條答觀之其意交盡
 工夫有下落處

程子曰法聖學書五要
行熟思又曰若不能存
去只是後法

心體上用功及在心上體
尚似同而微異此其文他精
密別何解得之為

象山集要五曰學苟有本六經
皆我註脚

又六經註我非我注六經

案朱子大學章句曰具眾理應
万事然是猶似以万事外看之
了孟子曰万物皆備於我矣其
意可觀

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為學雖極解
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
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
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
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一此是為
學頭腦處

程子曰此語誠已存非昭然於外納諸中
也故終身此語不離口中本意而為一
合是此意考之此語學者所宜存心以此也

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
無事

晦庵語出朱子大學或問格物
章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
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
字恐未免為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
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身之有以
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
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

析之云云語出朱子大學或問
八目下然後字正見支離之處

心猿意馬多出佛書。○拴字彙音詮揀也。又揀注擊也。打也。

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徧。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

逐一按尋。案是王子教人家法也。下卷二十九版。一友問條盡之。

如猫之捕鼠。文錄八示第立

志說亦言之。朱子文集偶讀

慢記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

叢林。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

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

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

無他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

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

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

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

而自警。

斬截斬截。宋俗語言。用力切緊。

▲何思何慮。易係辭曰。天下何

思何慮。天下同飯而殊塗。一致。

私逐一追究。按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

而百慮云云今案以何思何慮為自然的地頭故曰非初學時事是蓋先生前說乎中卷三十九版答周道通書曰係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云云可交考

魏環漢曰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書具於形像初見於夢之鬼必隱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自鬼在推又何怪乎云云自先生說可全觀

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一察明道先生定性一書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為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為政必已

定者一察明道先生定性一書此語一句道盡

論語子路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集注胡氏曰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主請于方伯命公于郢而立之則入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盛德至誠必已感化一案以下卷四十六版鄉人有父子訟

獄條觀之先生是論實自得心言

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豈不感動底豫蒯聩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聩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生於方伯諸

傳習錄

卷上

集命書太甲上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上皇故事 漢高祖六年尊太公為太上皇唐高宗武德九年帝自稱太上皇而太子即位之類
君臣語出顏淵篇
為政於天下語出孟子言不徒衛國而已也

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聩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聩為太上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倉居言倉卒居，或倉中居，近思錄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間坐。

禮記檀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曰：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云可並案。○大學曰：有戚憂患，不得其正。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愛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

孝經末章曰：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又禮記曲禮曰：毀瘠不形。云不勝喪，乃比不慈不孝。云云。

此條及下文四十九版癡疾之喻，求是編譏之。然朱子亦嘗有此論，及此譬，何其無稽之甚。

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成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上係辭曰易有聖入之道四
為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
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
尚其占

是初九云云是初畫一今案是
舉其例耳非限初九初畫
夜氣說出孟子告子上

操存舍亡語出孟子告子上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
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
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
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
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
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

二程全書外書曰范淳夫女讀
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
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
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
不識孟子識心

近思錄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
○又曰滿腔子惻隱心
腔子亦只是天理今案腔子謂
軀殼是語蓋活說耳亦只是三
字可見然人是天地之心則實
以天為軀殼者豈虛語乎

可便謂出為入為存若論本體元是無
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
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
何人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
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
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
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成誘人入道仙以長

上一截近思錄明道先生曰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致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由科一科謂及第貢謂鄉貢傳謂傳達正路謂顧問禮聘之屬如孔孟出仕

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太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一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為記誦

今學者不先排仙佛云云此一
段好議論

俯就禮記檀弓字

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為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為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所論太略亦是但謂上一截

一陰一陽至且用不知易係辭文

著固一求是編識之然是不知固亦二字之意者先生豈言著龜無別乎是言決嫌疑定猶豫則為龜易無異耳蓋為固滯著龜之殊者破之也
謂武王一八佾篇語

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太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

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與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

孟子語出告子

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一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念者必有事為之謂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為善去惡否
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
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
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
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

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
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卻有續經之非
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
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
行為氣疑聚為精妙用為神

孟子公孫立上云冉牛閔子顛
淵則具體而微注曰有其全体
但未廣大耳
良工一方言也

魯齋元人名衡時人與吳澄并
稱
仙家——中卷四十六版答原
靜書詳之

述而篇曰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此意

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

在則眾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為急算得此

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

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

律呂新書蔡元定作之朱文公

序之今性理大全收之

禮樂之本一吾心得中和是禮

樂之本故去入欲存天理是下

文所謂禮樂本原上之功用

○下卷四十九版亦論之可參

考○案蔡元定以管候氣之法埋十二管於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二月之中

氣冬至氣至則黃鐘之管飛灰衝素太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管則黃鐘長九寸

空圍九分以黍粒定之也餘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

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

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

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

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

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

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

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

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著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

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
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
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
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
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問講何益
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
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巳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

何適唐本全書作何莫義似不
可解然本集多有何莫而三字
似何適而字意當存疑

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著卻拘滯
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
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
艸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
何適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
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
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且
古且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

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世緣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

夔之樂稷之種一書舜典帝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胥子○又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不器 論語為政曰君子不器

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為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為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孟子離婁下曰原泉混混不舍
晝夜盈科後進放乎四海有本
者如是云云○象山集要卷之
五曰涓々之流積成江河
田百畝曰頃六曲曰凡天下之
甲五尺為步二方有甲十步
孟子告子夜氣章可並案○
下卷五十四版曰人一日間古
今世界都經過一番云云是亦
當並案

六卿分職一書經周官文案太
師太傅太保為之三公少師少
傅小保為之三孤合之謂六卿
其職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也明朝制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也○心總五官一孟子
告子上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々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々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云云
○今案論語季氏篇說九思非是逐在物上者宜深思之

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
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
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
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
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
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

聰明謂自然

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
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
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
此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
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
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日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

一切皆一案此處是致知之實功孟子盡心下云人能克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寂然不動語出易係辭近思錄明道先生曰廓然太公物來順應者全集你看

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著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

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來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卻是偽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

志至氣次孟子公孫丑上篇語

先儒論語子罕篇有鄙夫問章集注程子曰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下卷五十六版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

自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
平地有何可見云云是聖賢之
辨也

九地孫子軍形篇曰藏於九地
之下注曰言深也

程子語出外書蘇季明問條近
思錄中庸輯略等並載之○延
平語出延平答問及伊洛淵源
錄

吾向一卷內九九版今人存心
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
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云
云又曰定者心之本休天理也
動靜所遇時也

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
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
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為千仞千仞者
不能引而為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
也引而自高則偽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
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
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

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
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
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
前氣象使之正且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
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
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
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哀

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

自心体認一此卷十七七版劉觀時問條當並案之。孟子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程子曰現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子於先生亦言之。

大用全集作瑩徹

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大用略無纖塵沾染者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

一應 俗語詞中卷百五版一
應言行同

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瘡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顏子沒而聖學不傳是文錄第二別湛甘泉序中之語今案象山集要第五曰夫子所分社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然象山專在事業上論之與王于所說異
喟然嘆見語子罕篇

文王一孟子離婁下曰文主視民如傷望道而未見之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主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

盡傳矣

問身之生為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
意意之所著為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
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
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動子學子卻是

冲漠一考出二十六版

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
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
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
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
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
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况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且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口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况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豈格物

頓放語錄解義曰安置也

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

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
 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
 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
 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
 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
 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

自格物一案此意先生大學問
 及文錄第七親民堂記謹盡又
 第九卷書朱子禮卷一編并見
 其實用
 仁者云云程子語見下文

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
 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
 所止之地則不為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
 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
 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

案朱子大學或問既有此說然
 與先生所說意自別

朱子大學或問既有此說然
 與先生所說意自別

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
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
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
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
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
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
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

程子一明道先生語近惠錄第
一載之是本禮記禮運篇聖人
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
人之語

墨氏一事見孟子滕文公下

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
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
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
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
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
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
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
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是墨氏之學而孟子辟之見滕文公上篇

論語學而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仲是語見延平答問論語公冶長篇集註亦載之

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為仁之本卻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

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著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個私已的心

右元靜所錄 凡八十條

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
 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
 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
 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
 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
 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
 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易益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
 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
 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一友惘然請是
 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
 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
 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
 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
 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
 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為
 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
 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
 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
 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
 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

正字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
 漢以金為一金蓋漢氣以
 鎰為金漢以後以斤為金也
 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
 蓋于往萬鎰之注曰二十兩也
 鄭玄曰三十兩由是觀之鎰
 重者一定要平兩重平兩
 之名也

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
 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
 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
 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
 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
 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
 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
 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

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
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
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
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
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
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
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
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

氣貫清揚之說許魯不
之說之說書大

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
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
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
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
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
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
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
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學者之病不出此三事

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力求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

案此卷六十四五版推盡此條之餘意

求日減一此卷六十八版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條可並案

時日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感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

繼往 張橫渠曰為本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朱子中庸
序曰繼往聖開來學
下卷五十四版孔子氣魄極大章
可并案
案孔子盛時欲行道於天下而
周流于四方及其知終不可行
之當世也不得已而退修六籍
以詔後世耳修六籍者夫子不
得已之所為非其素志
向來定本一朱子答黃直卿書
中語○雖讀書一答呂子約書
中語○守書籍一答何叔京書
中語共見本集而晚年定論並
載之
就簡一和版誤作就簡今改之

傳習錄 卷上
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
述上用功若先切已自修自然不暇及此
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
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
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
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
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
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

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已自修矣曰然
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
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
改正

侃去花間州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
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
意花艸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

耳字有味

傳習錄 卷上
則以花爲善以艸爲惡如欲用艸時復以
艸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
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
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
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
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
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
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

書洪範皇極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々無黨無偏王道平々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易泰大象曰宰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

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
箇裁成輔相曰艸旣非惡卽艸不宜去矣
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艸若有礙何妨汝
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
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
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一分意
思如此卽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艸如何
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艸有妨礙理亦

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
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
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
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
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
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
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
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

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
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
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
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
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
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
曰：先生云，艸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
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艸

近思第十四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是甚麼心周茂叔窓前草不除是甚麼心先生謂學者曰為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有者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於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為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

文錄第五寄聞人邦英邦止第二書曰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云云外集八示徐白仁應試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

場亦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自見得題意大槩了便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令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失得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云云

近思錄出處類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之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云

親之故而業舉為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為學之志不真切耳

先正一又明道先生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

崇一姓歐陽名德先生門人

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

○下卷五十一版曰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時與天連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

所謂一范滂心箴之語孟子盡
心集註載之

為名而實取不培根徒欲
伴泗教義理平事此時者
性是務可差

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
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為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
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
為入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
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
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
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

疾沒世一出論語衛靈公篇
聲聞一出孟子離婁下篇

四十五十一出論語子罕篇
是聞也一出同顏淵篇

精金譬喻出上文

求飲安得更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
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
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
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
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
為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

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為深切
 惟謂堯舜為萬鎰孔子為九千鎰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
 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
 為多孔子九千鎰不為少堯舜萬鎰只是
 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
 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
 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

卷上
 傳習錄
 卷上
 傳習錄

小人具足箇箇圓成是達磨語
 出六門集

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
 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
 心各人儘著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
 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
 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
 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
 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

案先儒謂程朱共有此說然文錄第四答倫彥式書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云云又曰心一而已靜其體也動其用也云云是似與此條相反然不泥言語而善觀其意者就全文求其義於自己心上則實見其不相反

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

其用卻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為效先覺之所為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

語出論語陽貨集注程子以自暴自棄為下愚亦此意

事見論語子張篇

論語首章說明白簡易無過之者與集注合考當入口知其味

正諸先覺考諸古訓文錄示第
立志說說此意極切實。考諸
古訓出書伊訓

坐如尸一立如齊一論語集註
謝上蔡說本禮記申禮語

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出孟子告子上

三省出學而一貫出里仁案三
省即一貫之功夫而忠恕之事
也

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
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
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
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為則只
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
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
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
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

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為人欲所蔽所累始
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
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
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
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
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
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

曾子於其至之一集註語

汝與回出公冶長多學出衛靈公

顏子語出公冶長

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

小學及近思錄載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又載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云云皆須並案

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

立志貴專一孟子梁秋之喻先生每稱之文錄中散在可並參考之

是條卷內五十九版求日減不求日增之意象山集要第五語頭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

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

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二曰

傳習錄
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日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

易語出坤文言

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别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說卦傳語。

孟子盡心上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云云。

先儒謂：程伊川語朱子大學或問亦引之。

論語憲問篇子貢方久，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云云。

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曰：先儒謂一艸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

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孟子盡心上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親之仁也，敬之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大學工夫一是古本大學序之語而傳習錄中卷答聶文蔚第二書明辨此意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

書語出洪範篇

鑑空衡平朱子大學或問以說正心

案正之之問則朱子章句之意也而雖朱說亦非如是斷然偏着中和集說所載可以見之然到剖判精微之處則有亦不免支離間斷之病者不可不察

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

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

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

荀子 不苟篇曰君子養心莫
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
先儒一遺書程子曰孟子言養
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
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
以養

吹毛求疵一漢武紀摧抑諸侯
王莽其過惡吹毛求疵
意見陸象山每以是斷當時之
學敝集中多有之非實心体
當者而彷彿於意想測見之間者也然朱子却務辨之文集答呂伯恭書及語類百二十四卷其說多
見蓋朱陸所見其旨各異而王子則從陸子者也

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
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為非誠字有以
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
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
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
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
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為富不

孟子滕文公上陽虎曰為富不
仁矣為仁不富矣

仁之言學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
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
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
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為
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
汝有為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
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為己之心今思

之○看○來○亦○只○是○為○得○箇○軀○殼○的○已○不○曾○為○
 箇○真○已○先○生○曰○真○已○何○曾○離○著○軀○殼○恐○汝○
 連○那○軀○殼○的○已○也○不○曾○為○且○道○汝○所○謂○軀○
 殼○的○已○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
 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
 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
 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

美色目至發狂出老子經五色章三美字共作五

肢○的○豈○得○是○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為○著○
 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
 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
 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
 這○箇○才○是○為○著○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
 向○外○馳○求○為○名○為○利○這○都○是○為○著○軀○殼○外○
 面○的○物○事○汝○若○為○著○耳○目○口○鼻○四○肢○要○非○
 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

傳習錄 卷上 七十五
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窳於目汝心之聽發窳於耳汝心之言發窳於口汝心之動發窳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

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著

這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著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為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自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自賤心

身事君可惟夫子情
疾況常人平而眼疾
乃病九在夫入病之則
汝身事之惟志如此
故志不子乃身也

篤志於二氏事詳於年譜弘治元年先生十七歲至三十一歲之下

居夷三載事見於年譜正德三四五年之下

土苴一莊子土苴以治天下注不真物也

鴟鵂一莊子秋水篇曰夫鴟鵂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食非醴泉不飲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

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

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

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

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

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鵂

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

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

於是昭得 厲風鶴雛過之仰視
之曰赫生 赫生食其食而為此
聲也

中庸

啞子喫苦瓜出禪錄方言

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
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真要求
為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
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
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
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
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

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
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
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日晝亦有所
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

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
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
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

論語先進篇季路問死子曰未
知生焉知死先生答蕭惠亦是
此意而如此知豈不與行合一
乎與彼窮格事物之理者其味
自別真是聖門正統學問

息有養瞬有存一橫渠語出平
蒙

通乎晝夜一 是易係辭語

舊說中庸首章之章句語

文錄八脩道說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更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下卷十六版亦詳說之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為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

金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為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

天道一禮記仲尼問居天有四時春其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脩道以仁中庸二十章文

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

孔子告顏淵語見衛靈公篇

孟子公孫丑上云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云云

施忠愍曰生今及古聖人所共為邦而用及殷之禮寧有此理此不過參酌二儀之禮而得其美云行及時是為邦當重民事也云參殷禮是為邦當存朴質也此便是堯舜三王而不遷遠王國之備帝王之定制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為邦之問是

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為邦的太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疎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

幫補幫恐幫字字彙音邦觀幫
治鞋履也或曰多出佛書幫助
也
○為政在人云中庸語

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未節或有疎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入須告以為政在人取入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為邦便把

做天下大事看

祭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

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誠

新本大學格致在誠意
三句

百子集

添箇敬字未于大學或問所說
是此意

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
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
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
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
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
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
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
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

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
學工夫只是誠意識意之極便是至善工
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
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右尚謙所錄 凡三十五條

畫蛇添足史記楚世家陳軫曰
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上臣
請磨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
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
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
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
吾能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
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
非蛇也云

傳習錄卷之上

132X
60
4